

致伟大的传统

——布鲁明顿早期音乐节见闻

作者：李明洁（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民间音乐系访问学者）

五月的最后一周，印第安纳大学看似简约的校门（Sample Gate）前，红白相间的郁金香换成了红白相间的报春花。太勤快的园丁啊，暮春时节，温润潮湿，一些暧昧慵懒，一些悠然花谢，也该是应景的吧。

24日傍晚，我在校门前等柳米拉（Liubmila），这个高挑的俄罗斯女郎总是跳跃着姗姗来迟。走过去七八分钟，就是六街上的第一长老会教堂。等待我们的，是“布鲁明顿早期音乐节”（Bloomington Early Music Festival）的第七场演出。“早期音乐”指的是七世纪到十九世纪，包括中世纪、文艺复兴、巴洛克和早期古典音乐时期的欧洲乐曲和剧目。在美国，早期音乐的爱好者有自己的非营利性机构（Early Music America），他们拒绝简单地“接受传统”，排斥对经典故纸堆式的阐释，而是致力于通过修复古董乐器、释读研究文献与复排和演出原始手稿，来复活继而重创先辈古老的音乐世界。布鲁明顿实际上就是以印第安纳大学为主体的大学城，她的早期音乐节是较小和年轻的，但也面向公众，全部免费。今年的演出场地相当开放，上午的集贸市场（Farmer's Market）和市政厅（City Hall）中庭，午后雅皮士风格的酒吧（Rachael's Cafe）和博物馆（Mathers Museum）外的草地，傍晚的县法院（Monroe County Courthouse）大堂和教堂（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）布道台。百年前的爱尔兰传统民谣，中世纪欧洲田园牧歌和宗教赞美诗，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歌剧，穿越时空而来。人们衣着随意，表情轻松。穿着跑鞋听歌剧，草地斜躺听提琴，恐怕也算音乐会的风情。

当晚的演出名曰《甜蜜的激情——意大利音乐之夜》（Passioni Dolci: An Evening of Italian Music）。那些眉飞色舞的爱情咏叹调，十六世纪至今，余音不绝。重返单身的我们俩，深陷甜蜜的折磨。歌者头戴橄榄枝，着以素色大披肩，载歌载舞，营造出爱恨情仇、郊野山川之境，与京剧的写意风格倒颇有几分相似。其中歌剧《奥菲欧》（L'Orfeo）的两个选段，取材于希腊神话，版本众多。当晚翻唱的是意大利人Michielangelo Rossi的本子，1647年3月2日在巴黎首演。音乐声起，脑海中突然跳出《牡丹亭》，汤显祖折腾爱情，是1598年，几乎是同时，一致为爱，出生入死！且看，第一幕在优美的原野，奥菲欧（Orfeo）与尤丽狄西（Euridice）相爱，奥菲欧以“天上的玫瑰、人世的生命”做比爱情的美妙，岂不就是“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？尤丽狄西以“这么大的

快乐不可言传”作答。那还是汤生磊落，“是那处曾相见，相看俨然，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”，一语道破了只可意会的人之大欲。《圣经·创世记》所谓“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”，必将“成为一体”一说，倒也是不遮掩的。第二幕爱情被情敌设计陷害，尤丽狄西被毒蛇咬死；奥菲欧唱出了著名的咏叹调“我的生命已亡”，发誓赴阴间夺妻。若汤生得知半个世纪后西土有知音如此，一定会在杜丽娘的名后，加上奥菲欧的——如杜丽娘、奥菲欧者，“乃可谓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亦可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为爱勇赴黄泉，穿越阴阳，生死不渝。普天之下，古典的人儿，一样的激情。在激情中永生，在爱中赴死，似乎都是甜蜜的成全。不巧的是，当天下午我看了电影《花容月貌》（jeune et belle），法国人总是因情色而宽容深刻或者尖锐浅薄——导演弗朗索瓦·欧容（Francois Ozon）踏踏实实，让功成名就的老男人香艳地暴毙于援交少女的胯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阴谋与爱情、生死与抵抗，千百年来，搅碎了多少红尘男女的心肠。

坦白说，音乐节的八场演出，各异其趣；而论惊艳与经典，恐怕要提一提《夏季来临》（summer is icumen in），最著名的中世纪英国歌曲。它的手稿静静躺在大英图书馆，有错综跌宕的六个复调，是对位法最古老的例证。复调音乐孕育发展于九到十五世纪，与教堂的宗教活动密切相关。复调音乐的每个声部地位独立平等，互为和声和节奏。对应的音乐结构和套叠的旋律呼应，造成此起彼伏、波瀾起伏的效果。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如哈尼族也有这样的多声部民歌。23日晚，县法院中庭，二男四女，一人一调，前呼后应，相映成趣。“夏季来临，布谷鸟，你高声地唱吧。种子发芽，鲜花满地，草木葱茏。羊羔咩咩，牛犊哞哞。犏牛跳得欢实，公羊放屁震天。唱吧，布谷鸟，你的歌声如此美妙！快乐地唱吧，你的歌声永不停歇！”1250年左右的威塞克斯（Wessex）方言，亦庄亦谐的泥土芬芳；鱼贯而入的行动乐音，真人版的立体声效果。霎那间，直觉寒毛直立，心房颤动。如果不是在这座有着哥特式穹顶的中庭现场聆听，真是无法感受建筑、音乐、历史和文化的奇妙共鸣；如果没有文字的记录和语言的传承，真是无法知道原来八百年前的异域之人，其实与我们有着一样的情怀；如果不是艺术家的亲身演绎，真是无法想象纸面上静静的音符是如此

动人心魄的天籁！生如夏花的绚烂，万物蓬勃的生机，永生永世，一唱再唱。

25日周日的下午，理查咖啡馆（Rachael's Cafe）满座，我和柳米拉站在门口。半途也进来风尘满面的背包少年和披着布毯的中年乞丐，他们安静地坐到了演出结束，闷热的空气里多出了生猛的荷尔蒙味道。返回的路上，柳米拉祥林嫂式地讲述着她的男人们，经过校门口的星巴克咖啡馆，不得不喝一杯了。点单的时候，居然看到这几天演出中那张神气活现的面孔，他（Kevin）说是我呀，我在这里读中世纪音乐的研究呢。

让我们致敬伟大的传统吧。几度夕阳红，青山依旧在。原来我们的所爱所恨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那些生命之花和爱情之苦，那些旅途和旅途之中的慰藉，那些薪火和传递薪火的少年郎。传统之所以可以传，也必须传，是因为传统是活的，不变的情感共鸣从来都不需要解释，可以回望的精神故乡总是清晰可查。

五月，春风沉醉。连着一周，听着遥远时代的乐声，如23日的演出名字一样，经历了“一次穿越世纪、文化和生活之路的旅途”（A Journey Through Centuries, Cultures, and Walks of Life）。希腊的传说，文献的记载，借真声和实物复活。看到维尔琴（Vielle）、维奥尔琴（古大提琴，意大利语Viola da gamba）和直笛（recorder），想起大提琴、小提琴和黑管，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。柔和低沉的簧片音，质朴直接的管乐，像催眠曲，悠悠然，催人走向时间的隧道，恍然间可以遇见莎士比亚或者巴赫，朦胧又真切地相望。

看山思水流，触景进乡愁。只有两百多年建国史的美国，本无所谓乡愁。然而，早期音乐节引领百姓踏上穿越的旅途，与故人和故事隔世重逢。可感的音像、文字和典故被动员起来，以活生生的方式引领人们回溯人类的历史和文明，令人心安地为大众构建了理想的文化源流，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文化传统巧妙地接续到美国百姓的身份认同



Violone（《低音古提琴》）
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最流行的弦乐器。油画，1640年作。
Peter Lely爵士，巴洛克时期荷兰裔英国画家。

中，从而成功了创造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概念。布鲁明顿只是美国中西部一座不大的小城，临近的州府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早期音乐节今年都办到了第48届，更遑论那些以文化传播著称的东西部大都会。认同世界上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并将其融入美国的文化血液中，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动因。

我们当然也有伟大的传统。楚之骚、汉之赋、六代之骈语、唐之诗、宋之词、元之曲。若论久远，中华传统不让任何文明，更不论华夏文化的相承一脉和民族融合带来的丰富性。血流不息方能生命不止，传统的延续和文化的阐释本是国家的基因工程，决定着每个普通人的民族身份认同。当代中国，当传统越来越变成少数人的自娱或者博物馆的存档，直至沦为被简单贩卖的商品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有人愿意这样虔诚地致敬？准确地说，我们是否意识到传统关乎每个人的价值观和身份感？是否也能真诚地面向百姓，将历史慷慨的馈赠无私、勤奋、巧妙地再述说再阐释再创造？

本文原载《文汇报》2014年8月11日第八版“笔会”。原文标题为：《传统是活的》。



歌剧《奥菲欧》（L'Orfeo）一幕
2014年5月24日，第一长老会教堂。后伴奏乐器之一为低音古提琴，与大提琴不同，它是六弦而不是四弦，正手而不是反手拉弓。



草地上的音乐节
2014年5月20日，Mathers Museum。这场歌会纪念民间音乐家Lotus Dickey（1911-1989），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传统民谣歌手、词曲作者和乡村小提琴手。他的儿子Stephen Dickey和儿媳Nancy Dickey在音乐节演唱了他的代表作，那些带有浓厚英国民谣风格的歌曲。

供应您

- 时蔬
- 肉类
- 海鲜
- 常用中药
- 厨具餐具
- 日常用品

Asia Mart
中华超市
Oriental Grocery Store

Mon - Sat 9 am - 9 pm; Sunday 10 am - 7 pm

(317) 845-8892

6103 East 86th St,
Indianapolis, IN 46250
www.asiamartgrocery.com

新鲜蔬菜

生猛海鲜